

菊と刀

菊と刀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张弛 译

插图版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插图版 / (美) 本尼迪克特著; 张弛译.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5.12 (2016.7 重印)
ISBN 978-7-5193-0018-0

I. ①菊… II. ①本… ②张…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392 号

Foreword Copyright © 2005, Ian Buruma

责任编辑: 刘占凤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018-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Slow
Reading

慢读识堂奥·重读悟世界

序言

Foreword

(荷) 伊恩·布鲁玛

在大多数情况下，去理解另一种文明都是很困难的。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间的差异之大，只有那些拥有“坚定精神”^[1]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认知，而不被这些差异所烦扰。这个世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人类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的利益、历史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个人如此，那么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态度”^[2]——唯有“宽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与我们完全相异的观念——才能收获他们自己的成果。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要在残酷的战争期间理解敌人，这又需要更多的“宽容”。但实际上，此时对敌人的理解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对敌人的优势和弱点有客观认识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

从表面上看，这一报告可能会证实美国人对遥远而未知的日本民

[1] 引自书中12页。

[2] 同上。

族的偏见，因此似乎没有价值。因为此类偏见正好满足了两国战争期间的宣传。这些偏见认为“日本佬”生性狂热、阴险而未经开化；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随时会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言，想要驯服这一残暴的种族，“很有必要扭转他落后了2000年的思想，尽管他表面上理解我们的科技和文明，实际却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作战，相信雷鸣闪电是天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谣言背后的真相，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他们会战至最后一人，还是会选择投降；他们会接受何种条件以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在1944年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对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专家也未到过日本，她唯一可依仗的只有书面材料——所有的文字，从学术研究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都包括——此外，再加上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讲，“专家”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专家往往怀抱顽固的旧观念，而不愿让新的观念或成果干扰他们既有的专业知识。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还认为日本人本质上不是理性的民族，不可能组建起民主政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个优点就是她坚决反对种族和文化歧视。她的研究以开放的思想为基础。

某些人也许不同意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也就是不认为“民族特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观点近来已不流行。假冒的人种学和民

族学理论已经玷污了“精炼 (essentializing)”集体特性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倾向于强调“混杂状态 (hybridity)”或是民族的多元文化,而不是考察民族单一特征。但同时,我们又痴迷于自身的同一性。事实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有关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在各地都很畅销。

纸上谈兵的民族研究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对其他民族深感兴趣,问题是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如她所理解的那样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研究抱有疑虑,因此怀疑过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著名的耻文化与罪文化的区别。文化分析的风险在于假定世界是过于静态且统一的。本尼迪克特对这一风险十分清楚。但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她仍坚信某些模式和特征不会跟着改变。如她对英格兰人的评论,“他们本性如此,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他们依然是英格兰人”。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再次阅读这部伟大作品,我被她精妙的研究方法所震撼。当她讨论耻与罪的区别时,她没有说明绝对的标准,而是仅仅重点强调。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与罪。但日本社会对绝对道德准则的重视远不如西方社会,而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行为”^[3]。她认为,日本人对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某人的罪感源于犯罪行为,而耻感则源于他人的看法,前者往往被忽视。

[3] 引自书中 198 页。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下所作举动的一些描述如此生动，仿佛亲身所见。比如，孝顺的儿子无视自己所爱的妻子的需求与母亲的不同；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自苦于她同学的友善，因为她不知如何回报恩情。

她的研究因任务本身特点而难上加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观察分析十分缺乏，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协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未来可能的行为。鉴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国家，因此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对天皇角色转换，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监督会做出何种反应。困扰盟军的一个现象是，曾发誓战斗到底的敌人突然变得顺从，甚至是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十分深刻的义务——这是日本人生存的最终意义。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他以颤抖的、艰涩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4]，去投降、去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的日本，他的臣民马上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误读。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视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确指出，日本人不认为人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有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后的人。作为等级制的最高点，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你不必笃信他是上述宗教观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在1945年所面临的情况，而当前已不如此。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民众态度的转变之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

[4] 引自书中153页。

是日本民族的首要特性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其他政策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的人生观受客观条件制约。虽然没有绝对道德的一神论宗教，但生活的一切——从伦理到人生态度——均由环境塑造。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很平稳地转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并未给日本民族带来荣誉，反而使他们蒙受灾难性失败的耻辱。如今，日本人认为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能为他们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因而，日本人引进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规定战争为非法的和平宪法。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倘若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和平的，那么日本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备战，日本则将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目前，后一种情况还未发生。尽管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对抗，以及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使之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上述并非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并不是预言家。她不可能知晓《菊与刀》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1945年后，日本发生了巨变。当代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某些日本“民族特性”。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未能还清对某人恩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植根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

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但既然人们仍然能读懂《菊与刀》，并从中受益，那么说明此书依然是经典之作。

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此书的睿智与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无须晦涩的术语，即可解释复杂问题，无愧于出色的学者。某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水平。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人文主义和宽容精神的杰出学者。虽然《菊与刀》是一本完成于战时且描述敌人的作品，但即使是当代的日本读者，无论他或她是否同意作者观点，在阅读时都不会感到被冒犯。最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和日本人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此书所讨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当代欧洲著名文化学者及作家。生于荷兰海牙，早年在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后到日本大学艺术部专研电影，并在当地旅居七年。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驻香港记者，并以评论家的身份定期为《旁观者》《纽约书评》等杂志撰稿。现任纽约巴德学院教授。

他的大部分著作聚焦于亚洲文化，特别是 20 世纪的日本。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发明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罪行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异议分子》《西方主义》等。

目录

Contents

I	序言
2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8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38	第三章 各安其分
66	第四章 明治维新
88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102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120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132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60

第九章
人之常情

176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204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26

第十二章
孩童启蒙

262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差异最大、最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有一个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的对手，这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1]，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明，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公理，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的问题，也不仅是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相对地，了解“敌人的性格”则是一个主要问题。为了克敌制胜，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任重而道远。自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已经七十五年了，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最令人迷惑的“但又……”之类的句式，此类描述极少运用在其他民族上。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之外的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又很蛮横倨傲”的。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又非常容易发生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但又说他们不轻易为上级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且宽厚，但又宣称“他们心存叛逆，

[1] 指1905年日俄战争，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爆发战争，双方伤亡惨重，最终在美国调停下议和。（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但又详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言论，又说他们有十分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的战士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但又描述那些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某个民族一心倾慕西方文化，但又强调他们顽固的保守性格。他不会既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某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推崇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但又另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的武士和刀剑有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矛盾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都会出现的交织的经纬——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刀与菊，两者都是日本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黠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他们的士兵接受了严苛的训练，却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前，了解日本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上述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明显的抵牾（wǔ）置之不理了。之后，紧急情况将会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若不进攻其本土，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该不该直接轰炸皇宫？我们可以从投降后的日本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发动宣传战时，我们该说些什么以达到减少美军伤亡的目的，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问题专家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临，需要对日本人实施永久性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吗？我军是

否要准备与那些疯狂的日军在每一座山间要塞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苏联的革命？若是如此，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更极端的，不得不灭亡日本民族？我们对此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接受了研究日本的工作委托。我受命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拼凑日本民族之貌。是年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在美国，人们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或许三年，或许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日本人则认为此战会成为长达百年的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群岛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尚有几千英里之遥。日本政府在公报里只字未提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本年六月以后，形势出现转折。盟军已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全部兑现，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一规模庞大的行动预示了日军的最终战败。此后，我军距离战胜日本越来越近。而且，通过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岛、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岛等战役，我们已经感受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对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有清晰的解答。无论这些问题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来自最高决策的需求，抑或是为了满足在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研究都十分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远远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必

须清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人民做些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首先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要轻易得出结论：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会怎样做，那么日本人也会这样做。

我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美日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战争中很容易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敌国；但要想知道敌人如何看待生活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不得不试图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我必须观察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并暂且不将之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特色。他们的战争行为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一步一步所展露出的他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以便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细枝末节。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约